

经科人文译丛



# Orwell: *life and art*

## 奥威尔：生活与艺术

[美]杰弗里·迈耶斯 著  
马特 王敏 仲夏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经科人文译丛



Owells  
lif and art



# 奥威尔：生活与艺术

[美]杰弗里·迈耶斯 著  
马特 王敏 仲夏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威尔：生活与艺术 / (美) 迈耶斯著；马特等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5  
ISBN 978 - 7 - 5141 - 3224 - 3

I. ①奥… II. ①迈… ②马… III. ①奥威尔, G. (1903 ~ 1950) - 人物研究②奥威尔, G. (1903 ~ 1950) - 文学研究  
IV. ①K835. 615. 6②I561.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5635 号

策划编辑：李文彧  
责任编辑：张 力 李文彧  
责任印制：王世伟

## 奥威尔：生活与艺术

[美] 杰弗里·迈耶斯 著

马特 王敏 仲夏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37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esp. com. 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s. tmall. com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20 印张 268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3224 - 3 定价：42.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65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 序 言

---

---



乔治·奥威尔是20世纪作品最广为流传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严肃型作家，他也是我一生的研究兴趣。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即我的第一本书《小说与殖民经历》（*Fiction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1973）探讨了吉卜林、康拉德、福斯特、乔伊斯·凯利以及格雷厄姆·格林等人小说中的文化冲突现象，这些文化冲突的发展成型源于欧洲国家将其生活方式、习俗、宗教信仰以及道德价值观等强加于本地人的生活方式之上。我在印度和非洲的广泛旅行以及对这一主题的职业兴趣促使我阅读了《缅甸岁月》，并对奥威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我创作了四本关于奥威尔的著作：《乔治·奥威尔读者手册》（*A Reader's Guide to George Orwell*, 1975），《乔治·奥威尔：批评遗产》（*George Orwell: The Critical Heritage*, 1975），《乔治·奥威尔：文学批评文献注本》（*George Orwell: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 与瓦莱丽·迈耶斯合著，1977），以及因为对之前所有传记不满意而撰写的全面的奥威尔传记：《奥威尔：一代人的冷峻良心》（*Orwell: 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 2000）。

本书中的21篇文章发表于1968~2009年的40年间。我对其中的重要篇章反复推敲，并在不同的语境下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这本书首先叙述了奥威尔的自传体写作，自其创作生涯初期一直延续到西班牙内战时期；之后分析了奥威尔的主要小说以及散文，重点探讨了创作风格、创作思想以及古怪的幽默方式；最后则主要关注了奥威尔的六部传记——其中也包括我所写的奥威尔传记。

奥威尔的文学资质——富有激情的文体、打动人的诚实、狡黠的诙谐——直接吸引了我们。而他的个人品质——正直、理想主义以及献身精神——在作品中如清澈小溪里的鹅卵石一样闪耀。毕其一生，奥威尔强烈地想将英国社会的不同阶级联合起来并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这一点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也赋予他特殊的光环。尽管他本人十分谨慎，但他对自己仍旧非常苛刻。他对道德价值观的固执追求赋予其短评和小说以活力，而他清晰易懂的散文则战胜了表面之下的混乱与自我怀疑。奥威尔的传奇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创造的，他的作品曾经并且仍旧具有极大的政治文化影响力。奥威尔的作品并没有过时（尽管他出生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现在仍旧可以看到他的抗争的复杂性以及他所获成就的伟大之处。

很少有作家的生活能够经得起现代传记作者的严厉审视。然而，我越是研究奥威尔，他就越能吸引我。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缺点，但这些缺点也令他看起来更加不同寻常，甚至更有魅力。奥威尔在其作品中推崇的价值观以及他在经常出现的困难而危险的境地之中用于指导自己行为的观念之间保持了出色的一致。他追求正义和真实，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核心所在具有本能的洞察力。他看待问题的方式尖锐而具体，是彻底的现实主义。他的政治信仰更多的受制于严酷的经历，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限制。奥威尔的个人性格和文学风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包括，康拉德式的对人类团结的关注；可以延伸到敌军囚犯、法国通敌者以及法西斯战犯身上的慷慨精神；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思想诚实；平衡的判断能力；敢于反抗任何卑鄙或者懦弱态度的勇气；为具有挑衅性和不受欢迎的观点进行辩护。

最近的波兰电影《卡廷惨案》(Katyn)十分吸引人地展现了当权者出于政治原因对事实真相的镇压。俄国杀人犯以及(曾经)天真的德国人互相指控对方在1940年4月时曾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中屠杀了数以千计的波兰被俘官员及知识分子。俄国人直至1989年才承认了关于这次大屠杀的真相。尽管奥威尔已在60年前逝世,但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他。

安娜·方达(Anna Funder)出色的回忆录《秘密警察的国度:柏林墙背后的故事》(2003)中的两篇文章展现出奥威尔最后几部作品的持久的政治影响力。方达首先提到,奥威尔的作品在东德被列为禁书,而一个广泛播出的电视节目则狡黠地反映出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压迫:“‘老大哥’(Big Brother)是这里最近播放的一档非常受欢迎的‘现实电视’节目。在节目中,人们被锁在一间房子中,安保摄像头进行日夜不停的拍摄。这档节目的命名来自于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监控政权的首脑,节目提供现金奖赏能在如此密切监视的环境下与他人一起生活最久的人。”

方达讲述了一个朋友的危险经历。当时,东德警察正在“搜查我们所有的抽屉,桌上的东西,以及收藏的唱片。其中一个人在梯子上搜查书架时发现了奥威尔的《动物农场》,这本书当然是被列入黑名单的。当他把这本书从书架上拿下来时,我们都屏住了呼吸。我清晰地记得那本书的封面:几只猪举着一面红色旗帜。我们看着这位年轻人端详着这本书,那几只猪和红色旗帜,然后他就把这本书放了回去。事后我们都笑了起来!我们所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他看到了那群猪——这很糟糕——但是这群猪正举着一面红色的旗帜,而它们看起来是生活在一个集体农场上——他一定认为这就意味着一切正常了!”这本书太具有说服力了,人们可能仅仅因为持有这本书就会被直接投入监狱。

在一个所有现代重要作品都已被透彻分析,而解读式批评几乎已经走到死胡同的时代——暂且不提那些稀少的出色文章,大多数文本分析要么牵强附会或者完全是陈词滥调——历史和传记






研究方法为文学作品研究带来了新事实和新见解（通常基于档案材料），这似乎是讨论现代作家的最具有创新性且实用的研究方法。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作品中所描述的生活以及传记、文化、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我的批评立场类似于年轻的文化历史学家雅可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在1842年的一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我自己的替代方法 [代替抽象思考] 就是每日在感知必需品时努力达到更强烈的直接感。就本质而言，我所坚持的是可以触碰的事物，可见的事实以及历史。但是我也倾向于在相应的事实中不停地寻找平行结构，并由此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发现了一些普遍准则。”

感谢约翰·罗登和约翰·耐普观察敏锐的报告帮我改进了书中的内容；感谢威利斯·吉尔雷的热情支持。

杰弗里·迈耶斯



---

## 推荐序

---



### 奥威尔的意义

余世存

不少人为奥威尔不值。他一生都为金钱所困扰，在他去世前半年，生计问题才有了起色：1949年6月出版的《一九八四》在大西洋两岸畅销，英国卖出了25000册，大笔版税收入也从美国源源而来。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月，他的财产价值大约有12000英镑（当时平均周薪还远低于10英镑）。但这对久病在床的奥威尔没有什么意义了。“千载以下”，60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有读者感叹：“想想生前贫病交加的奥威尔先生，心里总不是滋味。”

至于生活方式：交往、个性、情谊，奥威尔更是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他一生都生活在矛盾之中：他是伊顿毕业的无产者，是反殖民主义的警察，是中产阶级流浪汉，是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是批评左派的左派，是作风严谨的私通者，又是和气的独断专行者。据说他非常难于相处，朋友寥寥无几。他不太注意服装，总是穿得破破烂烂，抽的卷烟都是自己卷的。他一生中追求过多位女性，在他第一个妻子去世后的第一年，他曾至少向四位女性





提过求婚。用我们时下的话语，奥威尔一生多生活在紧张、焦虑之中。这样的人，是生活和社会的失败者、失意者。因此，直到他去世，在不少人眼里，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专栏作家，他的死并没有引起外界太多的注意。直到今天，文学史仍优雅也优越地冷淡着他，他不入自居艺术纯粹的文学才人们的法眼。

这个伊顿毕业的学生，并非命定如此度过一生。伊顿公学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他的同学、校友几乎都是家境殷实的富家子弟，用今天犬儒者们的看法，他有一个不错的人生开端。只要他与时俱进，他就可以顺利地进入精英阶层，成为成功人士，甚至可以成为趣味性或艺术性纯粹的小说家。他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让自己的“幸福指数”高出常人一大截。但他放弃了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前途，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而选择去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缅甸当了一名警察。五年后，他又放弃了殖民者的特权、辞去警官职务，放弃了140镑薪水和升迁的机会，开始长达4年的流浪生涯。从巴黎到伦敦郊区，从酒店洗碗工、教师，到书店兼职店员，这个英国绅士，为自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酒店，他每天工作13个小时，由于打工需要，他甚至被迫剃掉自己心爱的短髭。

当然，奥威尔改不掉他的口音——英国“上层阶级的口音”。他一度去挑衅警察以便进监狱跟穷人一起过圣诞节，但警察听出了他的口音，劝他回家。他感慨，“英国人的（阶级）烙印是打在舌头上的。”他的侄女则说，“他的一切纠结都来自于这个事实：他认为他应该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做不到。”奥威尔曾经分析这种口音，“一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沾沾自喜、过分自信的口音，一种深沉、洪亮而带有恶意的口音，你没有看到也可以凭本能感到，他们是一切智慧的思想、细腻的感情、美丽的事物的敌人。怪不得大家都这么憎恨我们。”这种敏感是当时的大作家大艺术家们的盲点，因此奥威尔才会对达利、奥登等人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后者在当时和今天都仍享有大名，象征了艺术、理性、冷静、优雅等，但当时并不知名的奥威尔深

知这类精神的冷漠危害。从口音这样的细节入手，奥威尔闯入了英语表达，“奥威尔主义”或“奥威尔式的”词语进入了有绅士传统的英语世界。

作为作家，奥威尔还是一个力行者。他参与了令全世界为之屏气凝神而关注的西班牙内战。他不同意西班牙一共产党组织的基本路线，但当该党被苏共称为“托派”，并被控有亲法西斯行为时，奥威尔却出面为之辩护，结果遭到追杀。他的生活和为人总是这样尖锐，与时扞格。他是不合时宜的社会主义者，他希望“摧毁俄国神话”，但当西方社会都讨好苏联、与左为伍时，他批判、解构苏联的作品《动物农场》写成后四处碰壁，难以出版。左倾的他在更左和势利者眼里，反而是右得不可救药了。而根据2007年9月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资料，因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关系，奥威尔被英国军情五处和苏格兰场特别科自1929年起一直严密监视，直至1950年逝世。这实在是个倒霉的英国人。

正是这些生活在底层，或向底层突围的人生经历，使奥威尔在当时左右阵营分明、同时势利的世界里格格不入，但他的见识非同一般。用中国学者的话说，他不仅是圣徒，更是先知。用哲学家们的话说，当人们还在为认知世界而困惑不已时，他已经把握了世界的结构。他清楚自己的命运，清楚自己跟知识分子同行之间的区别：“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

这个先知其实明了自己的人生。他说过：我们正进入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自由将首先是一种死罪，然后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行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将被消灭干净。这一自信犹如先知尼采对未来社会的宣告：“我要叙述的是往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这部历史目前就能加以讨论。因为必





要性本身已经出现。未来正以一百种迹象倾诉着自己。”无论如何穷窘落魄，有这样自信的人类个体的内心是充实而幸福的。

因此，奥威尔描绘了这个时代。他从未在极权社会生活，但他的寓言、小说却成为写实，成为比诗更真实的历史、比理论更深邃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是反乌托邦作品的经典，也是人类发展至今的启蒙经典。这两部作品今天仍是西方社会的畅销书，是中学生们的必读书目。奥威尔去世后的60多年间，仅《一九八四》就在全世界以60种语言卖出了5000万册，被列入世界最畅销的十本小说之一。书中的一些用语已经被收入词典，如“老大哥”、“新话”、“双重思想”等，成为了英语的日常词汇。至于在第三世界国家，奥威尔的作品更如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有着人性启蒙的至高价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承认，在非洲那样贫穷落后的“绝望的大陆”，《动物农场》是孩子们借阅最高的文学作品。至于东方，《动物农场》的缅甸文版书名是《四条腿的革命》。缅甸人说，这本书很有缅甸风味，“因为他讲的是猪和狗统治国家的故事，而这种事在缅甸已经持续好多年了。”中国的读者感叹，奥威尔及其作品的伟大毋庸置疑。而众所周知的说法，“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更是对他最高的赞誉。可以说，今天的奥威尔已经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之一，是人类良知的代表者，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谈论奥威尔的意义，因此不在于这个仅在人世生活了40多年的英国人当下成功与否。甚至说，他的活法是否值得也不在于他作为作家的作品是否或当时或后世有价值。重要的是，他在极权主义兴起的年代挣扎过，并深味其对知识分子群体和人类社会的毒害。他有浮出水面的机会，却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这跟多年来叫嚷“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作家相比，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跟不少作家的梦想不过是发财致富、过上中产阶级或富豪们的生活相比，差距何其遥远！在奥威尔放弃上流通道之时，东方的先知更明确宣告个体的担当：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

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对今天的人类来说，“向下层突围”的生活值得每一个体领悟其意义。“人往高处走”几乎是大众的奋斗目标和精英的日常状态，但上流社会却总是充满异化、丑陋、无知、人性的背离，只有圣徒、大德和先知们才明了人性的高端跟底层、跟平民大众相连，才明白文明在于往而有返。如鲁迅所说，与天堂之极乐和地狱之苦痛相通，与慈母之心和赤子之心相连。

奥威尔正是这样的人类个体，是我们人类神圣家族里了不起的一员。《奥威尔：生活与艺术》一书结合奥威尔的多部作品，回顾了奥威尔的人生经历、创作历程和风格。时光易逝，而人性始终不会改变，奥威尔的意义也不会改变。

**余世存** 诗人、作家，出版过《非常道》、《类人孩》、《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等多部著作。





---

---

# 目 录

---

---



## I 生活

- 第一章 奥威尔的痛苦童年 / 2
- 第二章 奥威尔笔下的缅甸 / 11
- 第三章 《缅甸岁月》的责任伦理学 / 25
- 第四章 奥威尔：荣誉无产阶级 / 32
- 第五章 奥威尔与他的法国经历 / 61
- 第六章 “一束坚定的光芒”  
——解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 80
- 第七章 重复旧日的谎言 / 99

## II 艺术

- 第八章 奥威尔的启示录  
——解读《上来透口气》 / 108





- 第九章 作为电影评论家的奥威尔 / 122
- 第十章 身不由己的宣传员 / 130
- 第十一章 《柳间风》：《动物农场》的又一源泉 / 136
- 第十二章 奥威尔的动物寓言  
——论《动物农场》的政治寓意 / 146
- 第十三章 《一九八四》的演变轨迹 / 163
- 第十四章 《一九八四》：一部关于20世纪30年代  
的小说 / 176
- 第十五章 学术研究的困境与辉煌 / 192
- 第十六章 关于《奥威尔全集》 / 200
- 第十七章 奥威尔：说真话的人 / 206
- 第十八章 奥威尔与他的写作艺术 / 221
- 第十九章 奥威尔的讽刺式幽默 / 246

### III 奥威尔时代之后的奥威尔

- 第二十章 回顾奥威尔研究 / 262
- 第二十一章 忠于生活：撰写奥威尔传记 / 285
- 参考文献 / 299
- 杰弗里·迈耶斯的其他奥威尔研究著作 / 301



生活

THE LIFE

## 第一章



# 奥威尔的痛苦童年

本章将奥威尔的早期生活与萨克雷、吉卜林、达雷尔等人在印度的经历以及狄更斯、乔伊斯等在英国 的岁月进行了比较。文章指出，奥威尔的作品根植于他的童年经历以及在他逝世后出版的关于预科学校残酷的散文《如此欢乐童年》的主题之中，譬如贫穷、恐惧、罪恶、虐待以及疾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奥威尔对其父亲在印度政府鸦片部门任职一事亦深感罪恶。鸦片的制造、采集以及运往中国是最为邪恶的、不可否认的帝国主义剥削。

奥威尔对自己的私事总是讳莫如深，因此我们对于他性格的早年形成可谓一无所知。1903年，奥威尔诞生于摩坦赫利——一个位于彭加尔省湖畔、帕特纳和加德满都之间的城市。他的父亲是印度民政局鸦片部的分代理人，可以说奥威尔一家属于“中上层阶级，在19世纪80、90年代时以吉卜林为桂冠诗人达到全盛，并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繁荣大潮退去之后，变成遗留下来的一堆废墟”<sup>1</sup>。

萨克雷、吉卜林、达雷尔等人在被送回英国读书之前都在印度度过了少年时代。奥威尔的母亲在他一岁时把他带到了英国。吉卜林在《谈谈我自己》(*Something of Myself*)一书中抒情地描绘





了自己在印度度过的安稳童年：被男仆和奶妈的温柔和爱意所保护着。弗雷泽在提及达雷尔时则写道：“在印度的童年，炎热，色彩，以及吉卜林式的社会氛围，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童年想象。”<sup>2</sup>然而，萨克雷和吉卜林都强调自己5岁时离开印度的痛苦经历。在《纽克姆一家》这本书中，萨克雷写道：“在我看来，伴随我们在印度的故事的是多么怪异的凄楚啊！……家庭必须被拆散……在美国，孩子是从贫苦奴隶胸前被夺走的，而在印度，孩子是从妻子的身边带走的。”<sup>3</sup>吉卜林在《咩，咩，黑山羊》一文中也描述了自己同仆人和父母之间的突然而痛苦的分别（“这并不是他们的错误，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世界”），以及在陌生家庭中被恶意和残酷吞噬的恐惧。同奥威尔一样，吉卜林承受了无从辩白的犯罪指控，对于惩罚的持续恐惧、不公的殴打、令人恐惧的威胁以及彻底的绝望。吉卜林总结说：“当年轻的嘴唇深深品尝过由仇恨、怀疑和绝望带来的苦水后，即便世间所有的爱意也无法完全消除那种感觉。”<sup>4</sup>

奥威尔在泰晤士河畔亨利镇的中学就读，在那种英印混合家庭刻意营造的“家中的”氛围里生活。小说《上来透口气》的主人公乔治·保灵婚后即进入了这样的家庭，他用嘲讽风趣的口吻描述道：“只要一踏进门，你就迈入了19世纪80年代的印度。你知道那种氛围的。柚木雕花家具，铜质的托盘，墙上沾满灰尘的老虎头骨，平头雪茄烟，火辣的泡菜，头戴硬壳太阳帽的人泛黄的照片，那些你理应能听懂的印度语词汇，没完没了的猎虎逸事，还有1887年时史密斯在浦那对琼斯说了些什么话。这是一个他们自己创造的小世界，就像是一种囊肿一样。”<sup>5</sup>

奥威尔在《如此欢乐童年》一文中写道，即使在家中时，“我的早期童年生活一点儿都不快乐……一个人理应爱自己的父亲，但我清楚知道自己对父亲的感觉只有讨厌。我在8岁之前几乎未曾见过他，在我看来，他只是一个声音粗哑、永远在说‘不’的中年男人<sup>6</sup>……不要向成年人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一点似乎自七八岁时起便成了我的本能……除了母亲，我认为自己不曾对任何一个成熟的人抱有过爱意，甚至对母亲我也是不信任的”<sup>7</sup>。